



的淤泥被冲刷后形成滚滚浊流，裹挟着杂物排向河中；泥土味、潮湿味、垃圾味在阳光的烘烤下于空气里蒸腾混合。

回忆起大约十天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57岁的蔡老伯至今仍心有余悸。他在下北街菜市场经营生禽，6月22日早上大约9点的时候，市场所在的古南街道遇仙桥社区的工作人员赶来通知各家店铺：要来大洪水了，赶紧撤离！

“那天下着大雨，早上8点，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到江边观察水势，发现来水凶猛，流速很快。加上之前得到的预报，我知道可能要来大洪水了。”遇仙桥社区综治专干王泽宇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9点左右，社区接到上级政府部门传来的警报：当天綦江河的洪水水位可能超过1998年的历史最高纪录！按照预案，对居民的转移工作马上开始。社区工作人员敲起铜锣，并用扩音喇叭向居民喊话，通知人们向高处撤离。

下北街菜市场是社区内地势最低、最靠近江边的地区之一，也是转移工作的重点区域。社区工作人员告知所有商户立即停止营业，让他们带上贵重物品尽快离开；并要求市场管理处切断所有店铺的电，以防江水灌入后带电。在预计将被洪水淹没的危险地段，工作人员拉起警戒线，禁止人们进入。

接到通知后，蔡老伯和家人马上把店里的东西往高处搬。店里的东西细碎繁杂，不仅有生禽，还有液化石油气罐、炉灶、各种盆盆罐罐……整个转移过程花了一个多小时。

当天下午4时左右，洪峰通过綦江城区。蔡老伯在远处向下张望，河水很快越过江堤，把他们那一排商铺完全淹没至房顶，接着又盖过了更高处的一排商铺……原以为把东西搬到高几米的地方就安全了，他一看情况不对，又把东西再往地势更高处转移。

6月22日，社区工作人员在洪水中营救居民。图片提供/遇仙桥社区



“水涨得太快了、太快了，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洪水。”实际上，这样的汛情，他的长辈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是綦江有水文记录以来遭受的最大洪水袭击，重庆为此发布了历史上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綦江区10万群众紧急转移。

“往年夏天也涨水，但也就发一两次，而且最多涨到我们店铺地板的高度。今年已经涨好多次了，次次都很厉害。不知是怎么了。”蔡老伯一声叹息。临近傍晚，他的店铺基本清理干净了。店里的家禽等东西这两天都放在附近的一个临时找的地方，需要他们自己日夜看守，晚上他准备去换妻子的班。他的心还是一直悬着，因为接下来可能还有洪水。

汛情前哨站的坚守

东溪水文站是綦江河从上游贵州进入重庆境内的第一个控制性水文站，距离綦江城区30余公里，是监控綦江河汛情的前哨站。本轮汛情中的多次警报，就是依据这里上报的数据，再研判发出的。

7月4日下午2点多，当《新民周刊》记者在东溪水文站见到站长尹章文和工作人员吴静时，他们因为一上午都在忙着进行一系列观测，刚刚吃完中饭。汛期里，他们对24小时坚守在水文站废寝忘食的工作早已习以为常，今年的严重汛情之下，二人更是时刻绷紧了弦。

6月22日的特大洪水从当天凌晨开始显露迹象，早上8时左右，尹章文发现水位和流量开始快速上升。“快、猛、陡！”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数据上报给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和綦江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决定把观测和上报水文数据的频率从一小时一次改为半小时一次。

“快看！”吴静一声惊呼。尹章文朝江中看去，江水中飘来一棵大黄楠树，巨大的冲击力把水文站设置在江面上方的缆绳挂断，带倒了缆绳连接着的雷达波流速仪钢架，这件本来可以方便利用的观测工具被毁。同时被挂断的还有悬挂着铅鱼的一条缆绳，平时流速仪也可以安装在这上面，现在无法使用了。“即使铅鱼的缆绳还在，当时的流速过快，已经不符合用它的条件了。”尹章文说。

流速是水文观测不可或缺的重要数据，他决定采用传统的浮标法来测流速。浮标法需要三人配合操作，他和吴静加上请来的一位有操作经验的村民，三人齐心协力，再用手工计算出流速。